

莫言研究文丛
总主编 李长明

微观莫言文学世界

宁明 著



中国石化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莫言研究文丛

总主编 李长明

微观莫言文学世界

宁明 著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观莫言文学世界 / 宁明著. —东营:中国石油
大学出版社, 2016. 4

(莫言研究文丛 / 李长明总主编)

ISBN 978-7-5636-5194-8

I. ①微… II. ①宁… III. ①莫言—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5617 号

书 名: 莫言研究文丛——微观莫言文学世界

总 主 编: 李长明

作 者: 宁 明

责任编辑: 任玉梅(电话 0532—86983564)

封面设计: 王 伟

出 版 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山东 东营 邮编 257061)

网 址: <http://www.uppbook.com.cn>

电子信箱: suzhijiaoyu1935@163.com

印 刷 者: 青岛炜瑞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电话 0532—86983437)

开 本: 170 mm×240 mm 印张: 10.75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莫言研究文丛》

编委会名单

主 任 张 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东	李长明	武卫华	杨守森
贺立华	管谟贤	谭好哲	蔡宛柳
编 委 王志东	李长明	武卫华	杨守森
张 华	贺立华	管谟贤	谭好哲
蔡宛柳	宁 明	兰传斌	丛新强
李澍杨	孙书文	齐林泉	娄毓昶
张 鑫	张相宽		

总主编 李长明

内 容 简 介

本书遵循“小视角”映照“大世界”的原则,从莫言的文学启蒙之旅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入手,逐步综论莫言作品的艺术特色,继而从文化、伦理、民间信仰等角度“孔窥”莫言作品。最后将视野扩展到海外,对莫言作品海外译介和海外接受研究利用大量外文资料,在梳理、归纳信息的基础上,努力探求莫言文学海外接受的动因和规律。

本书从内部出发,细致地分析和揭示了莫言文学世界的独特之处,海外影响研究则因资料翔实、新颖而独具价值,这种“内”“外”结合于“微观”间展现了莫言研究大观中重要的一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文学经验与文学创作	1
第一节 文学启蒙与文学经验	1
第二节 童年苦难与文学创作	4
第三节 文学创作历时性研究	10
第二章 综论莫言作品艺术特色	15
第一节 莫言作品中的自由人物谱	15
第二节 语言陌生化与文学流变	22
第三节 叙事模式探析	29
第四节 莫言作品艺术特色研究	38
第三章 “小视角”映照下的莫言作品研究	48
第一节 理性批判与感性认同中的贞节观	48
第二节 莫言作品中的民间信仰	56
第三节 从“女人”到“人”的书写	65
第四节 社会伦理与生命伦理的角力	72
第五节 共存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	79
第六节 莫言作品中的“仁”“礼”叙写	82
第四章 域外莫言作品译介研究	90
第一节 莫言作品在英语国家的译介	90
第二节 莫言作品在欧洲的译介	94

第三节 莫言作品在亚洲的译介	102
第五章 世界视阈中莫言作品的接受研究	105
第一节 海外莫言研究综论	105
第二节 简论美国莫言研究热潮	113
第三节 基于作品销量的传播与接受	117
第四节 莫言作品的读者接受研究	127
第五节 莫言作品海外传播和接受微探	133
附录 诺奖之后莫言研究动态	141
参考文献	157

第一章

文学经验与文学创作

自从1985年在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中首次提到“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标志词以来,莫言在此后的众多作品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文学故乡”,这里有土匪,有私生子,有地主、富农,也有穷苦的百姓。尽管他们的生活经历、命运图谱,甚至自然景观、人文规划已然超越了这一个位于中国北部农村的乡村世界,可是无论是人物、动物,还是民俗、风情之根,却都可以溯源到莫言的乡村记忆。可以说,有形的故乡已逐渐化为无形的精神财富,成为莫言文学作品的“精神”所在。

第一节 文学启蒙与文学经验

莫言曾经在悉尼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自己童年时所接受的“文学启蒙”:“几年前,在台北的一次会议上,我与几位作家就‘童年阅读经验’这样一个题目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作家,除了我之外都是早慧的天才,他们有的五岁时就看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有的六岁时就开始阅读《红楼梦》,这让我既感到吃惊又感到惭愧,与他们相比,我实在是个没有文化的人。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当你们饱览群书时,我也在阅读;但你们阅读时用眼睛,我用的是耳朵。’”^①莫言这种用耳朵“阅读”的经历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莫言的故乡高密身处胶东平原,一直具有多神崇拜的传统,现实中的万物甚至自然现象均有自己的神灵,树有树神,鸟有鸟神,风有风神,雷有雷神,这种多神崇拜的传统再加上老百姓自己的发挥和想象,有关神仙鬼怪的传说和故事似乎已经成了当地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真假难辨、亦

^① 莫言:《说吧莫言: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真亦幻。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造的众多神魔鬼怪的故事可以让大家一睹齐文化中神魔文化的传统。同时,因为自古以来文化中对骁勇善战者的赞誉,历经数个朝代胶东半岛也养育了众多因不满统治揭竿而起的“土匪”,这些人因遵循一定的道德仁义之规而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匪文化”。另外,高密的一些当地风俗,如节日风俗、婚丧嫁娶的风俗,还有被称为高密“三绝”的剪纸、茂腔、扑灰年画等历经岁月仍然得以留存下来。故乡的这一切都在曾在故乡生活了20多年的莫言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故乡,莫言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爷爷,还有一个更会讲故事的大爷爷,所以莫言的童年处在物质的匮乏之中,却得到了民间文化的滋养。他爷爷讲述的大量民间故事如“举子赶考”“狐狸炼丹”等都成了他日后创作中的素材,而他那位做医生的大爷爷因为读书识字的缘故,讲述的故事内容则更加丰富多彩,还有田间地头乡民神侃中讲述的众多故事,都为他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更重要的是,莫言还经常把听来的故事复述给自己的母亲、奶奶等来听,这种转述故事的过程无疑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一些基础。

这种对读书的酷爱则让他接触到了一个口头文学之外的文学世界。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曾经在山东大学讲述《莫言背后的故事》,讲述了莫言少年时对读书的酷爱。他说:“为了找书看,莫言曾帮别人推磨换书来读,把周围的熟人家、老师、同学的书都借来看了。我放在家里的《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鲁迅作品选》自不待说,连我留在家里的高中和初中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生物课本都读了,甚至连我的作文也不放过。”在谈到莫言读过的作品时,管谟贤说:“据我了解,莫言少年时期不但把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演义》都看了,还把当时流行的所谓的‘红色经典’差不多都读了一个遍。”莫言本人曾在很多文章中回忆过他的读书经历:“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①而偷看“狼”老师的《吕梁英雄传》则让他有机会跟这位老师成为朋友,并且读完了他所有的十几本藏书。自此,莫言在自己所能涉及的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读到了方圆几十里内他所知道的所有小说,这几十本书让少年的莫言成了一位有想法、有思想的少年,当然更多的是成就了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

①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如果说童年时期的阅读为莫言打开了文学世界的一扇窗,那么在入伍之后,他有了更多学习和阅读文学作品的机会。参军之后,莫言曾经获得一次参加军事院校入学考试的机会,为准备考试,他自学了中学的数、理、化等学科。他曾被安排为部队战士讲授政治经济学,为了工作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方面的书籍。同时,他坚持着自己的作家梦,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底蕴,他阅读了《史记》《左传》等许多中国经典书籍。对于外国文学作品,莫言曾回忆说:“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是我在某训练大队担任政治教员时读到的,当时我已经开始学习写小说……后来我读了显克微支的长篇《十字军骑士》,感觉到就像遇到多年前的密友一样亲切,因为他的近乎顽固的宗教感情和他的爱国激情是一以贯之,在长篇里,在短篇里。”^①他还提到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外国文学》月刊上读到了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等。

不管怎样,如果说莫言在童年时读到的外国文学作品纯属“偶遇”,在军队时读到的作品有了较多的选择性,那么他真正开始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则是在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之后,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界迎来了现代主义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的高潮。

在相对宽松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里,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的推动下,莫言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外国文学”^②。莫言提到自己在这个时期购买阅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劳伦斯短篇小说集》,尽管他只阅读了其中的《普鲁士军官》和《骑马出走的女人》;第二本书则是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他只读了其中的《鱼王》和《鲍加尼耶村的鱼汤》;第三本书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第四本书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散文《独特的声音》中,他曾经提到过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有乔伊斯的《死者》、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水上勉的《桑孩儿》等。另外,莫言在日本驹泽大学即席演讲时提到梶井基次郎的《柠檬》,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井上靖的《雪虫》。毫无疑问,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只是莫言所阅读的浩瀚的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冰山一角。所以,这个阶段应该是莫言自由阅读、博览群书的阶段,由此,莫言也在阅读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标杆。

莫言曾经谈到自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时期对文学的认识:“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应该是一种灵气的凝结。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支撑作品

① 莫言:《独特的声音》,载莫言《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296页。

② 莫言:《我与“译文”》,载莫言《说吧莫言: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脊梁的,必须是也不会不是作家那点点灵气。只有有想象力的人才能写作,只有想象力丰富的人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应该有点邪劲儿。”^①可以说,童年在乡村接触到的“口头文学”和阅读的文学作品为莫言插上了在文学世界驰骋的翅膀。

莫言在谈到童年记忆对自己的影响时,认为自己的很多作品实际上都是在寻找逝去的童年,这也就等于在某种意义上说,莫言是在寻找自己逝去的故乡。他认可故乡对自己的影响,曾经说:“上帝给了你领略人类感情变迁的心灵,故乡赋予你故事,赋予你语言,剩下的便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谁也帮不上你的忙。”^②可是同时,他也知道只有远离故乡、超越故乡,才能真正创作出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福克纳写到了约克纳帕塔法县那个邮票大小的地方,马尔克斯将百年孤独置于马孔多小镇,可是福克纳的时空观、道德观,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却超越了故乡,从精神层面上走向了全世界,这也正是莫言所推崇和追求的。可以说,莫言的故乡是他文学创作之旅的出发点,也成为他所建筑的文学世界的根基。

第二节 童年苦难与文学创作

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你生命中缺失的东西也许恰恰是你的人生财富,在作家这个“职业”中,这个道理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古今中外的作家队伍里,似乎很难找到一位事事随心所愿、时时平顺通达的伟大作家,能够名垂青史的作家,其人生之旅大都不是一路坦途。比如川端康成,他的人生之路可谓十分艰辛,2岁失去父亲,3岁母亲病故,7岁祖母去世,到15岁时,唯一的亲人祖父也撒手而去,他从小形成了一种多愁善感又孤僻的“孤儿脾气”;再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休军医和彻彻底底的酒鬼,对孩子们非常粗暴,一家人住在莫斯科的荒郊野外,孤儿院、精神病院和犯人公墓就是他生存的周围环境,而且,从9岁开始他就患有癫痫病,一生都深受其害;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鲁迅先生,童年突然遭遇家庭的变故,13岁就开始体验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如果没有祖父的科考舞弊案,没有周家的败落,也许就不会成就他的文学事业了。

古今中外有类似经历的作家可以列出一串的名单,比如屈原、杜甫、李后主、卢梭、卡夫卡等。家庭的坎坷、爱情的失落、生命中的挫折失败、社会的动荡、战乱、天灾人祸等,都为成就这些优秀作家们做出了“贡献”。在作家的人生履历中,痛苦、

① 莫言:《旧“创作谈”批判》,载莫言《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② 莫言:《选择的艺术》,载莫言《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

苦难似乎比平顺、如意,更有意义得多。这是为什么呢?

简而言之,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是要通过故事引起人们对人生、社会、生命等问题的深思,好的文学作品中,充满着对“人”和人生的多方位的关注和思考。如果一位作家自己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独到的思考和理解,那么,他更无法以艺术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进一步分析,如果一位作家的人生之路尽是一路畅通,人趋利向好的惰性便不会引导他对生命展开终极思考,对社会进行冷静批判,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等开展深层追踪。正如当代英国哲学家伯林所说的那样,“要是有位称职的精神分析医生治好了他们的心灵创伤,那么就很难想象我们在文学艺术方面还能得到些什么”^①。

莫言堪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里有英雄和土匪,有男人和女人,有村长和孩子,有妓女和地痞,有性交和爱情,有崇高和猥琐,有饥饿和愚昧,有恶也有善,包罗万象。他就像一个叼着烟卷冷眼旁观的看客,把世态万象看似夸张实则精准地呈现出来,在纷扰的文字表象之下,却是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现在,莫言已经以自己的文学作品和个人的风格成为文坛中独特的“那一个”,这一切离不开他成长的环境,可以说,正是那“不幸的”童年,饱蕴着爆发的力量,遇上了一个聪明而又敏感、爱读书又好写作的孩子,终于成就了文学史上独特的莫言。

一、莫言童年的四苦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把人间诸苦分为下列六种。人生之苦七:投胎、夭折、废疾、蛮野、边地、奴婢、妇女;天灾之苦八:水旱饥荒、蝗虫、火灾、水灾、火山(附地震山崩)、屋坏、船沉(附车祸)、疫病;人道之苦五:鳏寡、孤独、疾病、贫穷、卑贱;人治之苦五:刑狱、苛税、兵役、有国、有家;人情之苦八:愚蠢、仇怨、爱恋、牵累、劳苦、愿欲、压制、阶级;人所尊尚之苦五:富人、贵者、老寿、帝王、神圣仙佛。

对莫言的童年来说,“不幸的”也许就是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情之苦和人治之苦。“人生之苦”对他来说似乎并无大的关联,而“人所尊尚之苦”虽然属于人之常情,但对于童年的莫言却显得过于遥远,并不会对其造成大的困扰。

莫言生于1955年,新中国刚刚步入第六个年头。之后,1958年,“大跃进”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百姓陷入饥荒之中;短暂的“歇息”后,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运动此起彼伏。这就是莫言成长岁月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近代

^① 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94页。

历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期。那时候一方面是物资极度的贫乏,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几乎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另一方面却是人民的高度的政治热情,饥饿的人民勒紧裤腰带进行着共产主义实验。”^①

童年留给莫言最刻骨铭心的就是饥饿和贫穷。“1960年春天,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那时候你们如果到我们村子里去,一定可以看到一些或者光着屁股或者穿着单薄的破衣烂衫的孩子,在雪地里追逐打闹。我对当时的我充满了敬佩之情。……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②这应该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天灾之苦”中的饥荒了。

与贫穷相关的是亲情受到“污染”。一家人穷到喝不上稀粥还能互相温柔谦让的事例,不过是宣扬安贫乐道的人们的美好希望。在更多普通的家庭里,孩子,尤其是淘气的、“不懂事”的孩子,在为家庭生计苦闷的父亲和捉襟见肘的母亲面前得到的责骂就会比较多。“本来穷人的孩子就如小猪小狗一般,这样,就不如路边的一棵草了。母爱是有的,但要懂事的孩子自己去体会。”^③

不过,童年的莫言也有欢快——应该叫“狂欢”的时候。“‘文革’中的农村我感到了一种狂欢,有如西方的嘉年华的那种集体狂欢,锣鼓喧天,宣传车上大喇叭播放着优美的《浏阳河》,一会儿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会儿是红卫兵团部,一会儿又是鲁迅战斗队来了。武斗像小孩子打架一样热闹。”^④

但是,政治运动并不只是孩子眼里的狂欢节,它的非理性、血腥和残酷,它对人性的压制、是非不分的混乱对幼小的孩子来说,会是一场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梦魇。

与政治运动伴生的还经常有人们之间的怀疑、隔膜和猜测。父亲虽然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一直做着会计工作,但是祖上的中农身份,让这位兢兢业业的农民愈加谨小慎微,他只能接受孩子们勤奋、谦让、能干,却不能容忍他们有任何不良习气,而年少时曾经给老师提意见骂老师是“奴隶主”的莫言,肯定挨过父亲不少的责骂。莫言曾经因为“偷了一个萝卜吃,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父亲知道了,回家差一点把他打死”^⑤。这就是“人治之苦”中的“有国”“有家”吧。

莫言天性聪明,爱读书,过目不忘,好记性,别人讲的故事,听一遍就能锦上添花

① 莫言:《说吧莫言: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② 杨守森,贺立华:《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③ 张志忠:《莫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④ 莫言:《说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⑤ 莫言:《说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花地复述,再加上孩子爱表现的天性,他特别爱说能说,但是一个信口开河的孩子无疑会让父母担惊受怕,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纠正他、教育他。这些不断的否定慢慢地让莫言形成了孤独的性格。“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①所以,虽然莫言后来揶揄说,成名后回想起儿时的孤独就像面对着满桌子的美食回忆饥饿,但是,“人道之苦”中的孤独一定曾经在那颗聪颖的头脑里多次倏然而至,正如莫言所说:“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另外,在莫言对童年回忆的篇章中,虽然陈述不多,但一定客观存在的就是:农村官僚的趾高气扬。在小说《枯河》中,那个爬上树顶终于有机会一窥村长家庭院的小虎,却因为自己的“逾越”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形成了重官、畏官的传统,即便是一个芥菜籽大的官在面对百姓的时候都有趾高气扬的“权力”,而在莫言成长的那个年代,新中国的成立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形,相应的,官于民的“压制”在莫言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最切身的“人情之苦”。

二、苦汁孕育了硕果

童年经历的各种痛苦,不管是饥饿、贫穷、温暖的缺失,还是政治运动和世态炎凉,都进入了莫言的小说,成为其作品中的重要元素。

他对饥饿、贫穷的描写从最初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到在国际和国内多次获奖的《生死疲劳》,不管这些元素是贯穿小说的始终,还是只作为局部的点缀,都让读者过目难忘。

有的政治运动更是在莫言嬉笑怒骂的笔端展现出荒诞的面孔。《筑路》中的“马桑小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马桑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的小学生高向阳,戴着一副成人的政治面孔喊口号“向革命民工学习”;《飞鸟》里面,一群被特殊年代异化的孩子,批斗折磨善良的“地主婆”;《生死疲劳》里,西门金龙带着四大金刚和一群小喽啰成立“革命委员会”,洪泰岳一会儿是村里的书记,一会儿又成了被劳改的对象,县长被游街示众,身上被糊上一个纸壳驴。

而在莫言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中,官大一级压死人、世态炎凉更是反映在他对人际关系的描摹之中。小说《牛》中,我、麻叔、杜大爷、老董和孙副主任都打着自己的算盘,都想着多吃一口肉,少负一些责;《欢乐》中那个对自己的婆婆张口就骂的

^① 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嫂子,在估计永乐可能高考得中时,立刻换上一副腔调巴结着他说话;《天堂蒜薹之歌》里面,四叔被书记的车无辜撞死,3 600 块的赔偿就将一切草草收场。

除了作品中对不幸和苦难的直接呈现以外,童年的不幸在莫言笔下凝结而成了两个最耀眼的晶体:一个是他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另一个则是他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

莫言笔下的儿童让读者读来倍感心痛。那个黑孩,当别人穿上棉袄的时候,他只穿一件大裤衩,惶惑地面对老铁匠少有的关心,冷漠地抓起烧烫的钢鏊,麻木地闻着手心发出的焦糊味;《枯河》中那个意外让村长的千金受伤的小虎,看着绳子在空中飞舞,在他的屁股上方绷直,然后听着清脆的响声,最后生生被父亲打死;还有那个阿义,被莫名其妙地拷在树上,接受暴晒、冰雹、饥渴和路人的“观赏”,最后他“毫不客气,绝不动摇”地咬断了自己的手指。

这些“黑孩们”用伤害自己的身体的方式证明着自己原始的力量,虽然这并不是莫言笔下儿童的全部(另一类如《牛》中的罗汉、《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等,往往聪明机灵、能言善辩,是与黑孩们截然不同的一类),却是莫言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他们沉默寡言、软弱无力,受尽不公和欺凌,唯有用对自己的折磨才能让那些趾高气扬的“入侵者”畏而却步。

虽然“黑孩们”的故事不是莫言的亲身经历,但是,童年的经验却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积累,透过身体直达内心。那时的莫言也曾差点被父亲打死,也曾孤独得一个人自言自语,也许,他也曾想过用黑孩的方式证明自己,只是未曾付诸实践罢了。

如果童年仅有不幸和苦难,那么,莫言可能成长为一个性情乖戾、多疑、敏感而又固执的人,绝不可能成为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幸运的是,少时的莫言酷爱读书,周围村子里能看到的书他都看过了。莫言曾这样回顾他的读书和自修:“我 12 岁辍学,收集村里流传的小说如‘三国’‘水浒’之类罄尽,无书可看,则日日翻看一本《新华字典》,看来看去,也觉味道无穷。后偶尔发现家中一破箱中装着我大哥读中学时的全套教科书,便如获至宝,日日翻看,数学化学自然是看不懂了,但汉语和文学、历史、生物学等课本则是无一遗漏地看过。三本“文学”,上面有很多文章,像曹禺的话剧《日出》片段,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鲁迅的《铸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毛泽东的文章《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也看得烂熟。”“再如一些流行小说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保卫延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则是在小学三年级时都读过了。”^①在现实

^① 莫言:《说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海天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20 页。

生活中,他还有一位懂得生活、满肚子神仙鬼怪故事的爷爷。他的父亲也仅仅是严厉认真而已,疲惫的母亲也只是无奈,他们都有着对孩子最质朴的爱。而且,莫言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哥哥——66级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他对莫言的鼓励应该是莫言走上文学之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待到莫言离开故乡的黄土地进入部队,考入研究生班之后,通过慢慢地学习积累,当他远距离审视童年的经历之时,他获得了创作上最大的收获,那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对现实的思考和表达方式。莫言“自认为还是‘现实主义’大旗下的一名小喽啰”^①,但是,莫言的“现实主义”作品却让很多读者耳目一新,让很多评论家无所适从。

他写大便、跳蚤,写大便像成串的香蕉,写跳蚤在母亲的阴道爬行;他写剥人皮和檀香刑,写罗汉大爷的耳朵落在盘子里时发出的清脆的响声,写刽子手像创作艺术品一样进行变态的刑法;他写乱伦和性交,写人兽之间的性交,写才貌双全的姑娘贪婪地吃馒头,忘记了背后的欺凌;他把人性最丑陋、阴暗,生活中最肮脏不堪的部分毫不掩饰,甚至夸大其词地展现出来,他破坏了艺术家要追求“美”、文学家要打造希望的原则,痛快淋漓地按照他的思路让一切卑鄙无耻大白于天下。这种对丑和恶的赤裸裸的呈现,曾经招致传统评论家的一顿乱棒,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人们的思考慢慢透过那层歇斯底里的表面,看到莫言文字背后的忧伤和沉痛。

正是那不幸童年的丰富经历,让他参透了人生和社会中的诸般事情。“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②他看到过一对母子打碎了装着稀粥的瓷罐,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喝残留的部分;他看到过,在政治斗争面前人性的消失和兽性的张狂,所以,丑陋和残忍需要在创作中回避吗?应该绕着它们走吗?莫言就是要把这些铺展开来,警醒世人。

饥饿、贫穷、世态炎凉是很多乡土作家笔下的题材,但是,他们大多饱含着泪水描写生存重压下的人性异化,哀农民之不幸,痛社会之不公;政治运动也是很多走过那个岁月作家的描写对象,但他们也多陈述着主人公的无辜、命运多舛。而通过时代的不幸,刻画了人性丑之极致的,大概却首推莫言了。这种丑能够让人痛彻思痛,这并非仅是时代和社会的问题,而是人性的可悲可怜了,这种触及人性本质的挖掘让人动容,而这离不开莫言童年所看到、所经历的创痛。莫言说过,“我同意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观点”,“我同意文学是生命的纯然表现的观点”^③。

① 莫言:《说吧莫言:北京秋天下午的我(散文随笔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② 莫言:《说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③ 莫言:《莫言小说精短系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

第三节 文学创作历时性研究

自1981年登上文坛,莫言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经历了创作中的苦闷和转机初现,也走过欣喜和迷茫,经过不断实践求索在创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以时间为界的话,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1~1984年(探索时期)、1985~2000年(创新求变时期)和2001年至今(成熟时期)。

一、文坛探索时期

1976年参军入伍之前,在参加“公社”组织的挖河队的时候,多思善感的莫言就曾尝试过小说的创作,那时他的文学积淀主要来源于他读过的“文革”前出版的几十本书,可是他对文学的认识却很大程度上来自“文革”时期的文学,他模仿着去创作一个符合时代文学精神却自己无法把握的故事,所以,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生活根基的小说理所当然的命运就是胎死腹中了。参军之后,站岗执勤之余,莫言又重新拾起了当作家的梦想,尤其是当意识到这个梦想或许是唯一可以让自己脱离农门的敲门砖之后,莫言开始了他的又一次文学造梦之旅。经历了多次的投稿、退稿的反复之后,他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于1981年5月发表在河北的文学杂志《莲池》上,故事描写了一个海岛战士的新婚妻子在雨夜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文笔细腻,描写生动,但整体写作风格属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接下来的1982年3月,《莲池》第二期发表了他的第二篇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了他的第三篇小说《为了孩子》,1983年的第三期和第五期又分别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其中小说《民间音乐》得到孙犁的赞誉,称赞小说中有一种“空灵之感”。在莫言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时,这篇小说也得到了徐怀中主任的赏识。到1984年,莫言又先后在《长城》杂志和《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岛上的风》《雨中的河》和中篇小说《黑沙滩》。

莫言在这个阶段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中短篇小说,故事主要围绕军营士兵和农村百姓的日常生活展开,其主题和人物均没有固定的模式。叙事也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手法,多采用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故事模式。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仍带有很强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文本语言特征,虽然作家力图展现生活的细部和人物的内心,但一些革命话语和主题先行的叙事方式仍然让读者与文本之间有隔离之感。但其中采用自然写实风格的《丑兵》和《为了孩子》还是将生活的一角自然生动地呈现出来。《售